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默堂集卷十八 九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王鍔

欽定四庫全書

默堂集卷十八

宋 陳淵 撰

與鄒德久郎中

令弟相見言李樞密家書報公授官仍名對未到除密院編修賢者進用有漸士論同慶況朝廷甄錄盛德之後舉當其才尤可為天下賀也前奉書可見區區之情矣不知公何時到闕于甚日引見已赴新任未也李公可謂社稷之臣前功甚俊偉後責尤重得吾友左右盖

萬人敵此非不肖私言也致廣大也必盡精微毫髮不盡廣大之體虧矣潮頭過處無有别浦末勢既迴乃入溝港氣横八極而其心愈小然後人為之用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此在德久或有取于不肖之言自餘無可願者

又

淵數于令弟德裕處聞動静足慰懷仰叓蒙眷念重賜手翰雖荷不相遐棄之意然愧恐多矣見諭久無書恐

淵以此不足正失鄙意方今國步如此誠願公等專意世務不以人事虛費日力竿牘之不繼又何怪乎北耗連獲捷報大寬遠旅之懷况身近朝廷其喜可知矣自玆海內平定非獨得行其志者可以享福退而安閒尤足樂也幸甚幸甚久别所欲言于左右者多矣臨紙悵然莫能萬一

又

德久以英偉之姿名重海內雖嘗被識拔而久處閒散

未慰輿論似聞無所施設鬱鬱未快頗欲引去正不應爾漢金馬門乃風雲會遇之地而東方生于此避世宜顯而能晦玆其所以為賢耶況先德未昭聖鑒不遺天生魁傑必有所試聊復安職以俟振舉此朋友之至願也淵屢乞歸而主人不許其去于公無補私計亦不甚便只候熱退再理前話必可脫也

又

叔祖右司盛德重名四海所待以康濟斯民不幸傾逝

誰不悲悼況於骨肉之間子孫之列平生愛與之厚者其痛傷宜何如淵不肖自為兒時已被誨育至今垂三十年所以撫念策勵之意益久不替自顧窮蹇愁悴道不加修玷辱師友無所措其顏面而去年南康省見則教之曰凡為士者不當以利欲汩其中儻来之榮初未嘗以此期汝也不知何所取于不肖而然仰惟此恩圖報無所但極悲感愧歎而已維揚之葬未必亡者之意要之及時了畢大事于禮無悔其得多矣至于身後緣

業當付之造物耳其亦奈何淵正困乏中思見崇仁諸尊丈乆以徒往無益而止令專人往致奠令自江陰回達此誠懇無聊之甚喋喋為愧

龜山僑寓毗陵有屋有田可以久居皆吾友之力雖尊賢樂善之誠無所不至誰則能爾甚可歎服也世道如此唯勇于必退為得策退而無食安之實難如閧整頓間事頗復有叙為超然長往之慮深矣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可為當路者太息也

又

為別忽復五年傾渴誨諭未嘗須臾忘也獨以相去隔

濶不獲數奉起居之問玆為愧歉前年陳夢兆遣人至

都下道由浙江嘗具慰狀託楊家諸公上浼比人還得

龜山書語不及此不知果達否流落之迹衆人所棄德

久未必厭我也當是多故無緒相濡沫耳去歲失意即

由洪撫而歸到家數欲問訊龜山而鄉僕不肯入浙因

循至今夏始獲便中附書則其他處可知其無竿牘往

来之禮矣所以然者盖皆有說不足為吾友道也比年以来出龜山門下者如參辰之不相值非南北阻絶顯晦殊志則中道自廢者也獨吾德久道義益隆名稱普聞凡我同學皆出其後兹可為主斯文者慶矣幸與同志豈不仰德而綿薄無堪駑蹇自滯徒深愧歎耳淵就禄之計亦大可笑但窮途于此欲免飢凍不得不然想望髙人如在雲漢自兹便恐埋没塵土未遂相從因人或辱寄聲告鞭策其所不逮毋為獨善也非德久吾誰

望耶

再與向伯恭侍郎

𨚗林幽居名聞海内固夢寐所不能忘自度尚堪一行庶解平生願承教誨之意而世路風波動恐累人坐想牆仞徒深嘆仰耳淵年老志衰中間蒙朝廷記錄拔之閒散皆左右往時力賜薦援之故豈不知德而屢試罔功自置廢棄更為知己之辱何愧如之意欲俟祠官任滿即圖掛冠此計若遂便可千里從公遊矣伏紙增懷

語不能載

僧祖初昨住峽江善法寺已酉淵赴辟陜右道由峽江識之未幾過南昌之變因僻據寺中不數日山寇竝起遠近遭刼奪來者如雲至有全家衣不解體者初公皆處之燰室朝夕贍之畧無吝情如是累月比其去毫髮無所取此豈尋常祼顛露足持鉢自營之徒所能為哉以是常愛之重之每恨衰晚流落無以取信于人坐使此老行業未著比聞嘗緣歲歉無以輸官遂棄去善法

已又累年往往廚粥不給年老無歸最可憐憫欲望左右因以郡官從容委曲及之或蒙收拾俾得把茅蓋頭如淵受賜也

與李丞相

伏自毗陵拜違侍側忽復五年下情傾仰無以况喻久不奉書記室實以浮沈遠宦塵冗卑賤自踈門下罪不可文唯劇愧懼比辰氣候向寒不審鈞履何似伏惟游神物表與道為一獲福無量益祈倍萬調護以慰海内

跂踵引領不勝飢渴之至

相公立不世之勲熏穹纒壤貫于幽眇忠誠義氣有生之類所同愛戴至于出處進退為社稷安危所繫天下士夫視以去就故朝有動靜暮傳四海淵雖在遐方陋邑亦獲與聞艮慰懷想惟是竿牘之問始慮溷黷聽覽終致懈慢然前年聞暫過臨川去歲聞入秉鈞軸俱嘗專遣人拜書適不果達此未易一二言也惟大人君子察其肺肝未賜遺絶淵不勝幸甚

往者天幸執事者留寓沙陽獲與鄉里後進躬服掃除之役日聞咳唾之音蒙所以提攜訓誘之特異衆人仰荷知憐恨無以報唯冀公在廊廟江海之大不卻細流庶幾此時有以自效不爲門下之辱今世道若此公復居外此情千萬如何可言唯公用舍天實爲之天如未喪斯文公之起近在旦夕矣恃此無慮然亦不能忘懷也

自頃相公謀安宗社遂踐樞廷已而復登台輔是時天

下毫髮絲粟之才莫不爭先疾馳以赴功名之會獨不肖辱在泥途未累陶冶雖親戚知舊咸以為疑必欲有以自達于公者淵謂公之用于世假以歲月必致中興如淵衰晚無堪獲為太平幸民不猶愈乎惟大厦將成雖榱桷之微不以散材棄燕雀何知徒竊庇于帡幪已成之後耳獨當為天下蒼生祝公之歸不敢以私一已也

淵到永豐已書三考又八月矣代者不至尚此竊食幸

江西郡邑無事可以藏拙養病其餘不足道也春間蒙胡帥辟筠掾不行已而冦撫諭者素昧平生以許右丞意招至豫章欲相率詣行在又以故不果往即日再權永新令新官後月當来来即歸永豐矣此去鄂渚不十日可到恨拘縻官守無由一造牆仞瞻望聲光以日為歲伏紙叙懷莫究曲折

往在豫章見田元邈張元象甚款知皆出門下田固德人張亦奇偉之士不見如許人久矣吴會昌亦于此時

邂逅吳張皆能道昔時相從事幸詳聞之益復令人歎仰不能已也鄧至宏得近書胡處晦兩月前過宣城亦附便相問自言初無所補要且先度嶺習儀耳亦可見别後所學也龜山先生即得就閒亟欲歸鄉乃為閩寇所阻想亦以滯留浙中不樂也久不收書鄂渚必有往来之信知其所安耳

昨了齋叔祖為作默堂箴来廬陵始獲善工并德久篆字刻成令輒納一本去幸賜批覽人去速愧裝背不如

法也此箴頃在沙陽嘗以真蹟拜呈蒙留玩數日且許為一言繼不敢以請德久嘗為作記諸賢多有論述所以昭先訓而啟後學猶有待于相公也衰晚已無求于世不朽之託唯左右念之侍久在門下敢以澆聞

與許少伊左丞

去年諸公相繼引去之後都城復遭敵人圍迫已而二聖遠狩未報還期臣子所同痛憤每一念至欲死無所況如左右嘗蒙眷遇特深情當如何伏計再還闥禁感

事傷懷尤為難處但以宗廟社稷復安聖主英睿必致中興君臣之間方當共濟艱戹四海傾注幸公尚留遂膺柄任固不應輕為去就也瞻望誨席尤劇惓惓

伏聞向者所寓去京師不逺兹被賜環必已入覲朝夕啓沃固多開益天下幸甚第廬陵僻處江西如坐井底却不得到闕之耗至如龜山亦復半年無書不知已在朝廷否近者諸賢議論似不一令日救焚拯溺之時豈容如此如左右既蒙異眷當圖所以靖之不然恐非庶

蔺體國之意也如駕敝車冒險疾馳昧于所適而惡人之指其迷何由濟乎僭越易言恃有以深鑒之淵少意冒聞周子美者同官乃溫人蓋常叅侍玆者為令永豐會軍興之際盜賊羣起人人危懼輒奮不顧身深入險阻鋤其強豪兩州因以無事功狀明白或欲蔽之而不可得遂為保奏令邑人感之親送郡章詣行在或恐難達乞台旨引付所屬也渠意似望達者一言之助第恐不相關涉耳然此人寔有可觀非敢以鄉人舊

識相求也

始于中憲有是非可否之權足以駕道而公以中和之氣從容廟堂之上何事不濟竊與中外共慶今審入贊機政斷而行之莫不在我方之言職尤易為力自茲君臣同德號令日明天既悔禍敵人必向風效順矣惟人才隱伏未盡進用然公既幹大化必有纓冠而來者民心固未遽離今又有以懷之財匱力殫徐為之計不足多慮也喜不自已不覺僭易惟恕罪幸甚

淵衰晚苟禄無足言者今年二月幸書三考惟是未有代者日夕念歸計無從出昔者黽勉出仕實以貧窶求活亦兾緣是及物庶不虛作一世人而簿領奔走老益難堪生平意緒消鑠殆盡矣若幸脱去遂永為丘壑之物唯賢者在上昆蟲草木宜無不得其所行當安于田里歌詠中興之功以畢餘境而已區區之情尚兾知察

昨以罪去國息息就道不獲詣違臨行伏奉誨問所以存撫慰勉之良厚雖忝交契僚屬之舊方茲廢黜誰則

有此用是銘感在心久不能釋念欲奉書少伸區區傾依之意適公復領臺綱而不肖名在罪籍不敢遽尋舊好遂因循至今伏俟台察

循義何為不遑寧處然江陰亦自不惡夢達恵州固佳處五馬豈易得但未知闕遠近如何耳安止極可憐當賴公少振發之博學能文可以續龜山之燈者切幸留念

與李先之祭酒

自五月以來伏聞朝廷艱難二聖播越朝夕憤嘆寢食無味尚此懷祿實亦何顏况如左右已被名擢而經濟之心未獲展露天下休戚固當以身任之其情宜如何耶仰惟憂國愛民之誠如拯溺然不得趣召至于再三也不勝狂易伏幸深察

衰遲之迹雖見鴈飛集無足比數亦復不安其職欲去不果未知所濟謂宜得如左右者勉强一起庶幾上下有望只如朝廷隄備西北未見可守之方若將棄之而

去此分裂之漸也縱不得已遷建康則東南數路豈可重困今在事者百端擾之將失民心朝廷不知也則憂國愛民之士安得恝然不以為慮乎此事蓋非執事為上極言之將與誰冀昨蒙下諭欲乞宮祠為私計則便矣奈宗社何此不可廣也人微意陋以左右見知之深不敢嘿嘿仰祈孚察

與胡少汲尚書

竊聞出鎮名藩已遂視事不勝歡慶惟豫章於江西為

會府地大物夥號為難理異時國家内外無事猶必以名德之重為士大夫所推先者臨之然後吏畏民安姦宄潛息矧今艱棘之際選置師帥尤難其人正上下延頸跂踵以俟適得老成卧治想見號令未行千里帖然盜賊獄訟日益消弭也淵備員簿領實在部封十城之内得以託迹竊食豈不知幸所恨拘縻無由躬聽約束歎仰何已臨風叙情言不能既

朝廷以江西一路軍民之重付之麾下其委任之專有

他日帥司之所不得與者名實所加萬口交慶但舊德宿望久居于外非今日急賢之意旦夕必有名節謂宜濶畧細故凡所施行先其大者期以旬月其源清矣果遂西歸則後之来者無更革之難而有遵承之便其憂不濟耶賀啓一通上浼台嚴非獨為禮亦各言其志耳衰晚僭易伏幸矜恕

淵少時學于叔祖了齋其後二十五六歲始獲承教于龜山楊先生因授室焉凡出入于兩公之門者蓋莫如

淵之久也惟執事于兩公友善故淵于師席議論之餘得以晷聞盛德髙風固嘗想望聲光冀獲親炙而道路南北邈不可得令兹幸接武屬吏之後且復相去不遠天其或者俾遂見公以成其夙志耶喜慰之懷于是為甚第未知公未還朝間淵果無所扼否匏縶于此心往形留矣

與李濟之祭院

自五月以来伏聞國家多難二聖遠征至今痛恨如不

欲生雖衰晚畀職無足比數要自不能釋然耳苟祿遠
官未知攸濟雖嘗蒙誨不遠而來路强顔亦復難處聖
主備嘗艱險所以扶持宗社固自有道何由即見中興
之效得與海内遂其麋鹿之性乎惟公伯仲家世忠義
固當為蒼生强起不應久處閒曠以負天下之望也義
迫于中不得不言惟深鑒之
朝廷今日之禍根源深遠已至此不足追論但諸公所
以救此者似未得其道何以言之朝廷議還建康為萬

一不得已之計耳營造修築何必豫謀若大駕果能巡含西北而不顧則天下之勢分矣又以宮室城池之役大擾江湖淮浙之民縱得所保東南其可恃乎西北已搖東南又失人心欲望雪二聖遠狩之辱復祖宗累世之舊是則難矣此事灼然而主上未之知也要之先達素信于人者為吾君極言之庶幾東南不至糜潰頃者祭酒已嘗被召中道而返方今日求賢如渴之際兄先而弟從之偉論一出大事定矣不審以為如何儻可聽

從天下之幸

祭酒道德文章擅名當世往者泥蟠方深澤未及遠一為憸人所陷流落遐方遂至白首雖終蒙兩朝知察有意大用而未遑入覲遽而厭世有識之士誰不痛悼況復手足至親平生友愛其如催割何以堪處惟公以父兄道術所付痛自排遣無使憂鬱致疾以慰斯人之望則海内幸甚

元祐人物之賢三十餘年間淪喪殆盡幸有一人如令

兄者人望以有濟朝廷又已見知且頻年趣名將處之以其所宜為者不幸奄棄豈非命邪死生有定數無可歸咎幸天悔禍不禁其身而昌其德有公在焉足以為無窮之託則亡者為不亡矣自餘無足言者

近承有臺緊之除聖主急賢士夫交慶適以左右同氣殞逝不敢别具賀狀竊審辭不赴召恐不須再三也方艱難之際莫有以身許國者若賢人君子為時所用又欲退避所望以致中興之功者誰耶仰恃眷私不敢隱

默伏幸原恕

與鄒至文

右司叔祖遽爾傾背聞之傷悼至今不能已想在親愛哀痛難處始恐諸公扶護還鄉為之憂慮寢食殆廢今葬於維揚諸事無悔得所處矣但族中多貧無以相助淵雖在婺女又以路費不繼且無以藉手未果西去想望几筵徒殞涕耳去年五月見叔祖于南康為留數日時以敵尚未平碎累營心恨不獲已臨别見問何時再

會渊言更一二年當以都下參侍叔祖笑曰此夢太遠孰知其遂至此耶若事若事閙得之時出平江正之亦如四明果何所幹遽離若閙耶况生事未就諸叔數出極非策至文家居相近當以告之三山無耗或云當陳狀曾與德久商量否崇仁計出無聊令專遣人問之来書必詳及邇来動静也自餘何言

答朱喬年吏部

衰晚廢黜非唯人所賤簡亦自不敢以罪迹累人用是

畧去世俗往來之禮一二年頗復安之故以喬年亦不果頻問起居自取踈斥可謂甚矣不謂寛容猶復記念示以誨翰委曲眷存有加于昔不知所以得于左右者感服之餘但自省責而已淵杜門念咎聊以永日不敢上勤矜恤唯冀公道盛行得如公之賢光輔聖主終致中興大慰蒼生之望耳自餘何言

與曹仲素通判

去歲狂盜竊發會稽尤為危急徒得左右忠誠義氣轉

禍為福出數千萬人于必死之地其為功益一時所無而僅有也聞之踴躍欽羨不能自已至于鄉人榮公遷秩之際則不敢以是致賀所以起居之問因循至今想素蒙愛念未遂遣罪也相去不數程尚阻晤見臨風敘情莫盡惓惓之意

與莊參謀

自公去後始見公詩皆佳作惟書輞川圖數絕為尤奇故常咏嘆之無已恨怱怱未及深語遂相遠也張子房

佐漢滅楚易于拉朽觀其狀貌乃如婦人故司馬遷常惑之公志追嫖姚而羸然如不勝衣此豈常人所易知也造物者乃處之遐方名為郡守而使之居不安食不飽所未喻也財賦匱竭盜賊縱横君子居之日久必可為若民受其賜亦復何恨更願為民社少留使遠方俟藩有所矜式豈勝幸甚此外無可言者

與王直閣

近別台顔方欲上狀未果乃蒙賜教累數百言詞意之

重待遇之勤皆非衰晚廢棄之人之所能當捧讀皇恐
惘然如醉夢中莫知所答故久不敢上報不審果辱照
亮否公于不肖為前輩位望聲名過人數等固晚進所
欽仰儻有所使令孰敢不力况前日垂諭實欲宣之人
人以昭潛德但懼舌短耳過形謙誨誠所未安不敢以
為榮幸也比辰霜寒伏審台候起居萬福區區尚稽面
承謹具狀上謝言莫能盡
辱示歷官劄子已即時通呈丞相因及左右欲辨明之

意丞相謂知之已詳不待言也淵嘿窺其意無他但異時付公以河北招撫之事故不免徧詢熟議以盡賢者之情疑若禮厚而誠至今者帥府無事不必謀之于人已可自了故雖如公過從之疏亦復何言此公所以反覆過慮恐為謗議所轉致知已者前恭而後倨也来教固云考言者之素行與被譖者之顯迹因以用誠而懲妄此言極有味然吾既已知之他人其有不知乎願公盡掃前日之疑不改平昔之度徐待其察縱塵垢未淨

亦豈鑑面本有之物耶恐公未能忘懷故聊復一言以
塞懸望自餘非筆墨可既也
幕中雖無事然謁謝書問煩費日力臨别十日之約深
負前言也衰老役役濫厠羣彦之列苟祿無補俯仰增
愧近亦力乞去未蒙見許歲行盡矣若因循逢春私事
俱廢奈何名旆復亦入城不審待得一見否無聊之甚
尚冀款敎庶寛旅懷也澤民以羅養蒙歸遂當還任二
漕留守高安旦夕可赴官矣伯陽舉狀遂溢格末路真

可喜耳北耗頗慰人意觀德音可見矣逢漕遷副使佘憲已過贛恐要知故及之

與胡處晦學士　珵

近便中伏蒙誨翰審聞動履之詳極慰欽仰淵自壬子秋得罪離臨安竄逐牢落繼以禍患疾病人事廢絶積四年不謂左右之問謂公以疎慢見罪既久遂相忘矣豈意愧念之中恕其不逮更賜咳唾之音委曲存問有過乎昔衰晚何以得此幸甚幸甚館中況味如何留守

真相知必不久為冷官矣文章之氣不振無若近世鋪張揚厲要在得人顧公講明正道握管濡毫以遲中興使一代之典無愧前古亦儒者之極功也自餘非有所望于公者

與張如瑩侍郎 澄

衰晚不任謬當要職方圖自效已至人言迹其狂瞽投竄有餘矣而聖恩祇從罷免可謂莫大之幸自反鄉社忽忽復見初夏蓽門蓬戶可以休老若非咳唾之餘每

加容覆何以得此知感知感所恨桑榆暮景未知所以為報徒切傾遡耳

周子美節推白首下僚實可憐憫昨在臨安最蒙異顧嘗辱薦引至今未有繼者如闈替期尚遠適左右超擢之初餘光可借倘財計之司有取廉士則如斯人當在鑪錘之間矣蚊蝱負山愧不量力為與之有舊煩惜其已老尚在選調耳不罪僭易

與王帥

江西之有帥府自昔雖存安撫之名而無西北藩方之實今朝廷在焉四方朝貢所會盖東都建康之配非天下大都所可比擬也由是言之公之權雖重而其責亦可謂不輕矣此淵所以仰懷知遇至于通昔不寐思所以補報萬一而不能默也何則今一切須索出于一路而上供正數曾不少損則凡所征求比之他路必有偏重不均之患官吏將何以應辦而百姓必受其弊其或緣是遂失民心非所以濟中興之業也古語有之凡舉

大事必順民心民心所向天意從之而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矣此固在宏度之内不待言者稍加留意毋忽則宗社之福也

與張給事子猷 致遠

比見所與德裕書頗有迎侍之意伏想念親朝夕不能釋方朝廷力圖恢復實賴賢者賛相之助而二年來往往相繼求去自便之計得矣上何賴焉惟公清議所屬宸眷尤厚獻納論思之地為國重輕不可遽為去就而

堂上康寧有賢弟足以奉承萬一老人不欲遠去鄉里
姑俟年歲之間若此道盡行君親侍以無憂其過温凊
定省之孝遠矣不審公以為如何恃平昔眷予輒為一
言幸恕僭易之罪

與王長源通判

奉違忽復兩月瞻仰殊不勝情比来霜寒不審侍奉如
何伏想寓與林泉日有餘樂足以悦親神明相之百福
来會淵到家生理殆不可說行李雖已整頓有緒緣債

負未償欲去不果坐想就食之地如在異域始欲乗便走見少畢區區請教之意今亦未能矣斑戲之會自茲乃夢境也傾渴抵掌談笑之適無日不然臨風叙情莫究萬一

仲素邇来況味如何少買已安居未也想時得過從此邑冬事比他處為擾貧士雖閒莫我顧者遠想平演絕致登髙賦詩朋友同之最為可樂頗恨為飢所驅作此睽阻雖却紬繹滯思發揚雲山烟水之勝却恐塵埃口

舌洋檝清賞為我謝演仙他年芒鞋藜杖相從似不甚遠爾時主人無恙能于歌舞叢中略覷半日之閒復尋舊盟否因筆漫寄一笑切莫作實談看也數小碑本似佳可置山齋壁間輒送上收留幸也

與陳子通別紙

區區之迹子通素所知察凡所以不得已而應悶然而受惘然而處之者他人不我喻也言之于不見喻者適以自點而喻之者又不必言故聞吾事者或以賀或以

邪皆可付之一笑也久不為問其于是耶自去歲與令郎同塗而歸之後適親友數人俱在里中可以日夕過從欣然忘懷便不覺過一夏留連至秋杪聞子靜有縲絏之厄遂之建安省之住二十日而歸久在林間乍入喧鬨意緒不樂既歸益安困窮之分歲將盡或憐其貧趣令攝事建安曹局飢凍所驅固無所擇至此幾兩月雖蒙諸公相知然筮仕之初遽當繁劇已不能堪忍矣淵明不以五斗米為督郵折腰寧叩門以乞食昔人嘗

議之嗟乎士之不遇賞音千古所同真可悲哉自今觀之踁之其所不樂雖萬鍾可辭而况五斗乎辭之不幸至于乞食固吾所樂也而又何恤焉淵明百世一人豈淺之為丈夫者所能窺測亦及之而後知耳恐子通要知不肖安否因書聊復云云不足為餘子道也

與胡明仲侍郎 寅

久不奉記室之問懷仰無窮相去既遠若湖湘無来便私居又不能遣人往往終歲兩不相聞唯于邸報中日

俟召還之信却聞不樂守郡又未知雅意如何遽欲脱去益令人不能釋恨無由面晤也公再治永民樂公豈弟之政久矣倘留上下之情少留麾節貽此邦歲月之安宜亦不惡而乃辭疾丐閒恐必有説也便中幸教之庶解所惑見所寄子猷輸藏記偉哉論也非見處親切諦當而以身任吾道不及此矣何意暮年聞此于公乎欽服之餘不覺增歎

昨蒙見諭姻事尋遣人于四明家叔處得回音欲奉報

久矣厄于無便忽復幾年愧悚無已家叔既謂世間豈
復有此親却云不敢以子壻奉浼當是鄒氏尚相黏綴
耳不欲更詢之亦恐相去數千里難於等候滯左右他
處擇對也家叔帖子已寄和仲處恐尊悉鄉人葉超然
自言公嘗許其来數千里遠去已有定意不可回故因
附之書亦以久不聞動靜欲報前議别無的便也去意
渠自能言之貧甚又無資可以參選眞可憐耳
淵罷竄之餘平生意氣毫髮不存自聞公入朝日有建

明而讜論謇議聳動羣聽為之不覺失聲而嘆者屢矣方慶朝廷得人恢復有漸遽承補外良用憮然即日不審已還侍側啟處何似想惟忠誠義節無間内外有以自適者故非常見所能窺測也夫公道難行正論易屈非適今也苟知君臣之會合無常功名之成敗有數則一是之外無可留情者矣此明仲早已得之家學蓋不待老者之言也唯兾坐進此道以俟聖察中興之功誠有望于左右也

別紙詳教備見愛君憂國之意欽服欽服水事唯上饒守申奏爲悉巳而便乞宮祠而去豈有所疑耶行朝近日平静但趙相又遭言章復有吉陽軍之命身在瘴鄉復當遠道何以堪之鄉里盜賊再来遂深入刼掠帥司如不聞才退復走泉南破同安不知朝廷得聞否所幸海寇猖獗巳從招撫而大兵許来沙縣防遏然而窺伺之舜垂涎于吾邑久矣不大得意當不止鄉民如何得安居也眼病甚作字不能多

建昌寄邵武徐守

叔祖右司雖與世不偶而其所以遊者皆天下士淵奉承左右垂三十年竊常窺諸公長者相從之盛其人非文章氣節聳動海内則必淡然無營獨立于聲利之表者若見若聞皆可師仰今也梁木其壊而芝蘭之氣未歇得見其所與遊者猶將興起衰懦况于聞執事之風復親熏而炙之耶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悲夫世變屢移冷煖隨之人情若不甚逺至于死生既隔猶且委曲問

念眷眷無已非達人大觀迥超世外誰復能爾乃者愛憐照卹下逮不肖見者異焉若區區之心非專為是謝也因風不憚縷縷亦冀深察

再與翁士特學士

伏審先學士安厝已畢而士特所以致其誠信者於禮無悔國人稱頌之盛幸竊聞之歎仰無已賢者不得志於今必有傳于後先學士雖晚達遽終即其所為已足以暴耀當世况以士特為其子其不朽無疑矣此士夫

所屬望顧益勉之以為天下之勸淵不勝區區之情

默堂集卷十八

默堂集卷十九

宋 陳淵 撰

上都督張丞相書 紹興壬戌二月

淵惶恐頓首再拜淵受閣下之恩厚矣誰不知者然自始至今十有四年之間思所以報而未得其所固已大負公議若曰道里修阻上下之勢殊絶以此未能遠造墻仞進瞻履舄猶有可言至於起居之問未甞一恩隷人之聽此其為罪雖儀秦之辯不能以自文也然淵聞

之寛裕有容乃大賢之所必同而因循自棄亦常人之所不免淵之得罪誠不可文然詢之嘗出入門下者以謂左右未嘗以此為疑也則淵亦安得自絶於長者之門而獨不為一言哉言之而重得罪也死不恨矣淵建炎間攝邑於江西之永新實與東州周穎為代穎到官不數月以才被召是時閤下適有川陜之行遇穎於塗問所與遊者穎以淵之不得罪於永新之民也輒以為對閤下因處淵以行司屬官淵以前此名未嘗以聞也

閣下過聽而遽拔之其必有以深知不肖者不可辭也被命即行舟至臨江聞金人將襲南昌舍而逃幾不免者屢矣比其出老身雖無恙而裘葛裹糧為之一空且自臨江而西所在荊棘故不得已歸閩因致書左右道其窮愁無聊失所依棲之狀託周君附便以謝初不知其人以病告歸至錢塘物故遂不果達自閩中大擾亂伏轉徙之中亦復無暇通問盜少息或者教以出仕以解飢凍方待遠闕復遭口語謫官嶺外盖三年然後得

識繼聞閣下還朝進秉鈞軸淵於是欲叙前日之感則後時不足以為禮欲伸一時之賀則趨勢非所以盍愆操牘濡筆不能成詞但自悔責而已故嘗平居無事一念至此汗流浹背若無所容且懼且愧非適今也淵因循自棄之甚無可言者然淵五六年前嘗聞廖公尚書之言以謂閣下往日在朝每欲出焦桐於新爨之餘被斷木以青黄之飾誠不能無意於淵獨未有間耳而近者又得熊祠部書復通閣下語及不肖恨未之識自顧

何者敢煩甚記如此蓋閤下寬裕有容自其常度非可以常情測也仰惟此恩何以為報恭惟宮使少傅相公以直道結聖知以誠節慰人望忠貫金石謀合蓍龜蓋天之所賚以興我宋雖出處有内外之殊而社稷安危所繫天下歸心焉今玆得問適契所願然已成之功讒言所不能搖素定之策異議所不能變上所依重行即詔還矣方此之時士皆有求於公而公亦何待於士哉而一介微賤辱在泥塗有如淵者猶不能舍此其志豈

易量耶孟子之言伊尹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固閣下之志而淵何足以當之爲是猶不能忘閶闔下將如湖湘道出匆浦去敝里爲近猶以前日之罪不敢負棘迎見輒具手書因女夫沈度面投伏蒙燕閒時賜披覽許以自新豈勝幸甚沈度乃道源侍講之孫讀書爲文頗有祖風頃在福唐嘗辱照恤以其數幸叅侍也故以書授之干冒鈞嚴下情不勝戰慄

之至

答張于猷給事 致遠

人來又辱惠誨伏審秋暑增熱臺候益勝感慰無諭了齋詩跋稍改舊文益佳三復嘆仰無已然來諭終欲措荀卿於孟子之列則意所未安荀揚所至固可取但許之以傳堯舜之道則非彼所能當耳何則道之所在不容有小疵者所能傳也若曰漢儒嘗列之鄒國漢儒於此蓋未之達恐不足據唯退之原道見處最親故來諭

以為欲且從原道正與鄙意相契然原道以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豈復數荀揚哉讀荀子篇末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此猶是恕語二子書具存豈特小疵而已此原道所以言不得其傳也與今後生傳洛學者斥浮屠此何足論龜山云佛氏之於吾儒極其所至所差眇忽耳此語雖達如王氏尚未能窺其藩籬彼將以耳目之學許議兩家多見其不知量也以給事素不以脩貴自挾故有言必盡舉幸勿見罪也茲長之誨益見寛厚

惟足思慕栖雲之風私以禪額其院初嘗獻疑恐私字未穩然得其實又似無害更有一事前書已奉聞恐忽而未諒今再提起幸留情高文意在了齋欲為延福不朽之傳却只作題跋而不名以記實不肖所未達方公得了齋詩推重其人以為延福改律為禪肇自了齋故寺僧畫像設祠使後人知所從來而名足師所居之堂為了堂成文以記之則其事自顯矣今文成不名以記而徒跋其詩之後他日萬一有不悦者去其詩板則堂

亦從而廢矣幸為延福加慮易跋為記庶乆遠有所附托不為庸人堙沒初意似尤善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公平生唯以譏損為務此固可以為鄉黨法然或謂之跋或謂之記其實皆欲尊信前輩初無毫髮增損願更裁酌其中不勝萬幸淵鄙意狂戇以公見容故尋常語言無擇往來書問有相可否處幸勿示俗人恐烏焉成馬便成罪過耳暑氣過於長夏病軀揮熱不暇作字不謹併幸照察尚阻叅承更冀奉親倍保崇重不宣

與曹載德諫議 輔

江西唯廬陵為僻左北來之音幾無而僅有以故不復頻問動靜之詳然至於老兄遷擢之峻眷倚之重天下所共嘆仰者則亦未始不知也比承超除諫省人無賢愚莫不相慶況若不肖平生薰炙德義情同手足之親其喜宜如何而竿牘之問獨後衆人者顧以謂老兄今日之達當在五六年之前屬者龍翔雲興諫行而言聽輿論猶以為遲而又艱棘之初責任之篤非他職可比

曾無一言仰裨高明萬一其敢以為賀乎惟恕亮之淵少年時獲侍左右氣不下人自謂古人事業可以力致世或鄙笑唯老兄稍取之至於今往日之意衰矣而蒙顧特異豈所以取之者未遽替乎何幸何幸然淵自菴山與老兄别爾後南北多暌少合雖合亦不復如向者同硯席之欵以故胸中所欲言者未嘗得自叙也葢不肖自見龜山先生始覺平生所學無毫髮是逮了翁三謫還相見于湓江乃深相知今了翁逝矣誰明此心

龜山今歲遭遇旋即告老與其從人固不若自晦也一時故人多在雲天之上茍有問者為言無何有之樗不殘於斧斤幸矣亦何求於匠氏哉恐欲知老懷聊復及之

呂文諫議知同省不敢上狀謹此起居少伊康侯兩舍人常從容否各久別以久不奉書今聞在廊廟何敢通問也朝廷事固非疎遠冗賤之所敢僭言若郡縣間積弊十未革一二也今未孚澤未普根本所在無以固結

之如西北之擾乃其可見者要當圖之於未形耳未知諸公以為如何

又答别紙

承諭北鄙陷溺之民有壺漿内附之意其果然耶其亦生事者之意耶祖宗恵養夷夏實同一家所以為後來之慮遠矣盟書具在自我而渝之無乃不可乎以今日朝廷財富而兵强當契丹兄弟内潰女直外擾之時一舉而空其巢穴正兵家之利宜無以為非者然王者之

師豈忍乘人之敝於此而弗問則所以固結其心當益深於澶淵縱敵之恩矣若事不出於下如載德雖位卑然閫外之憂守倅同之固當言之朝廷以為去就不應默默而已也

答鄧天啟

淵久不聞動靜被教伏審孝履支持爲慰會山中董工治墓不及即報想蒙推恕所喻勤懇足見不恥下問之意辱承愛不敢自嘿姑道所聞唯吾子裁之今之詩風

雅之苗裔也以之吟詠性情於居憂之時君子於此宜有所不暇矣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宰我之疑問也而孔子之言如彼可不思乎然詩道甚難果有意為之當求之古之作者自杜子美一鳴今古鮮儷方之風雅尚未必皆合聖人之意況其餘乎以淵所聞學而不師聖人出言而倍之以為戲事可乎夫戲非徒無益而於學為有害盡心力於無益而得其害豈君子之志哉其流則然矣故淵嘗不欲作詩非直以今日之罪逆遂不為也

吾子偶好此適當所不暇為之時姑置之其亦可矣至於他文或直辭以述事若太鄙朴則於理不瑩稍加隱括使就句讀固儒者之常度也雖在喪居為之何害而遂懼終三年之喪不親筆硯當為粗俗人不亦過憂乎大抵古人之學用心於内夫用心於内其事無窮如得其門則言語文章亦不足為矣是在學者所當汲汲者如吾子之高識必知所輕重豈待多言然後喻哉衰經而墨之非古也亦嘗推究其所自來乎況今為此者為

與吉事耳居喪固不可以與吉事也然當任家事又有不得已而墨之者夫至於不得已而墨之其孰以為罪者若乃居則以是接人出則以是為贄謁遊從之服是不為服也復何議哉記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以墨衰為喪服豈止不當物而已如曰行禮俟朞月而後為之是紾兄臂而姑徐徐之說也吾子其盡禮哉不然則亦施之於不得已而已可也荒塞之辭無復次叙惟加亮幸甚

與李深道知府

近以塵冗不果數上問唯是瞻仰盛德無已頗聞遣人迎新守益欲馳見而病軀艱於將護水陸多畏不審臘中遂得瞻覿否羣偷掃迹歲事又登此郡大治而公遽去奈此民情何尚祈調攝別迓新寵區區語不能載

淵少意上浼親情鄧迪功覲純彥之弟德符之壻也一第累年不調日欲赴部而貧無以爲資又限於銓試每至期輒不能發足正當仕進之時實可念聞郡中尚有

未發綱運不知可差此人否萬一今冬已應副相知其數不足則來春亦可預差若遂還朝後守自不當渝雅意也不審臺慈以為如何果蒙垂憐如哀晚得之矣干冐勿罪容易

敵先聲可畏邑民易動爭為犇避之計百里蕭然亭舍不煙若非賢太守處之有道禍不止此一壘所托賴庇為多幸甚幸甚況又過蒙照恤書問繼頒顧惟何者敢承此意但深愧戢耳所諭已得旨令葉帥提兵疾來韓

侯續統軍至而盧焦兩將已在山前如此則掃除黨類當有日諸郡可恃以無患矣行看就擒益顯處畫之功即與邑民同慶也佇俟

又

夏秋之交暑氣尤熾不敢上狀恐煩揮答沈倩歸方以復聞坐鎮清暇為慰又辱真字捧讀悚感如接顏詞益釋滯念頗聞公事有閒時得與賓客笑傲於山巔水涯之外遡雙溪之清風挹演仙之佳氣一觴一咏有足樂

者但恨衰晚未能羽翼病軀日陪勝賞也傾渴傾渴沈
倩又得從容教益重蒙眷予豈勝榮幸所喻可謂愛忘
其拙多荷多荷揮熱言不盡情貺察為幸
竊知御書閣當先諸郡而成足見奉上之敏延平在南
服湫隘為甚而此閣規模雄傑正據其會他日欄檻横
空氣出千山之上便覺國勢益張矣此邦人之幸也惟
公高才留滯偏方曾無展袖之地而襟度恢闊措畫無
茍坐使山麓河滑易小為大豈易與俗人言哉行看飛

聲上徹冕旒即對超除以慰上下之望官醞為貺極荷

記念去歲避盜遠適家釀𧇊不及時比歸盡壞病中無

以飲藥忽白衣遽至甚副所欲也多感

代人上王帥 厚

某不肖無以過人然自顧才力所施猶可以及未老之

年或有成事譬之疲駑下駟筋力尚壯遇良樂驅策其

致遠無難也今也正坐茸闒之中困於不試自以鬱鬱

若使進贍節鉞服勞於士伍之間犇走承風亦未必百

不能也惟執事之勢可以攀附而從之而又不費扳援之勞故敢輒以控告仰冀賜察辱憐而收之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不寒而栗

某嘗聞先太尉以文武之資值聖人有為之時開疆闢國雖古賢將不能過常恨不及見之今閤下英姿遠畧是續是似皆以為有太尉之風故先聲所壓不煩指揮而旗鼓增氣某地寒官卑復不得與聞號令之末以默覿神機之運想見風采夢寐不忘使誠心足以自達他

日之遇猶覬其萬有一得也

答邦美叔

承諭讀易已兩終親依得所想見超卓欽羨欽羨淵在了翁及龜山左右以未嘗學易不敢輒問今喪事已畢幸未即死得此披閱而質疑無處每當開卷未嘗不嗟悼也吾叔在彼且宜著力非惟盛年易過亦恐暇日難得如淵者真可為戒也所引飲甘露不消翻成毒藥之喻以証噬嗑腊肉遇毒之吝則恐未然噬嗑一卦利用

獄而已六三之吝疑而不得其情者也故孔子於繫辭釋其初上兩爻明君子用刑之道與夫小人可刑之理則其餘爻視此可以類推若更入他說卦之全體析矣嘗謂聖人立象以徇意象近而意遠故玩辭不必求異惟在得味而已觀易要得味伊川發之其說始於子思令人所未喻也味之一字若甚淺也然真知味者誠鮮伊川有嗜炙之喻亦嘗見之否因書畧及所聞倘或不然願更疏示一二淵拜復

答鄧志宏正言

淵承示令弟所書楞嚴呪諦觀惻然想見追慕之誠孤苦餘生重之疾病凡可以自盡者心力俱廢覩此勝緣欽嘆之餘不知涕泗之横流也所諭欲使不肖為序以冠經首固願附名其間傳於無窮然淵自亡母葬期已得吉卜日夕營治送終之具思慮損心土以無助而水氣妄行中虛下泄踰月未已方金行益深彌不自支若使紬繹鄙思稱述能事其必不可成矣厚意虛辱徒有

愧畏素蒙矜照想不以爲罪也

又

淵辱惠翰稱道過當豈不肖之所宜蒙慼慚慼慚吾里人物英秀者多但考其文采議論似未有琢磨之益天才之美易壞難成其或由此獨吾子昆仲超然離俗不蹈羣行之轍他時聳壑昂霄未易量也然謙虛下逮不棄衰退之人毋乃失所冀乎更願博求良師益友以取修途誰有所聞不顧傾倒字序固不敢以拙惡爲詞但

今哀苦中未可爲也亮之

與奉議叔論墨縗

昔晉襄公伐秦墨衰絰晉於是始墨君子譏之則墨衣之制葢非古也今卒哭之奠不待安厝而以百日爲斷固已失禮既百日則遂從事慶吊並行又益失禮而以墨衣爲贄謁之服雖君子由之比之昔人非不得已此何義也故淵不欲具墨衣雖然慶弔無與焉可也三年之喪亦已久矣骨肉之戚且尊者不可以久不見也顧

今俗不族居雖至親而異家者多矣家異則情異事異葢有老者病者事之可慶賀者皆諱凶服入其門然則雖欲請見問候其勢或不可則亦將墨其衣絰以從俗乎抑以喪服請見不我見則莫之恤乎乞裁酌其中而辱教之令可行也淵俯伏俟命

答羅仲素

別紙之諭極荷謙予之厚固不敢以智識淺陋而不復也管仲與伊尹同是不召之臣與舜同是天降大任此

與人之詞也曾西不肯比之葢其自為如此方其與之
也同是不召則王之與霸孰分同是大任則聖之與賢
奚擇猶之孔子許之以仁也是豈三王之仁乎仁可以
許之則不召之與大任葢其實事又其細者也何遽欲
等其道哉乃若自為則孔子之門何有於管仲宜曾西
不為也伊尹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言道之
所在無間於畎畝也吾奚為不自得哉雖窮居無歎矣
然樂於畎畝推而之天下一也此其所以幡然而改其

改之也改其故迹而已豈改此道也夫惟此道素行於
畎畆之中則致是君澤是民亦此道耳故曰合内外之
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又何不完之有使其終不以湯聘
而改則疑於不完矣明於庶物則窮物之理是也智為
物昏則是非決擇將不得其當矣其將何以為仁義而
由之乎獨善其身獨行其道此道之所以明也淑諸人
傳諸後以是而已雖窮而在下何嘗不與衆共耶其曰
獨者必其在我者而已周公之過葢微矣如彼其智豈

不足以知管叔而使之監殷者篤於親親之恩而不暇擇故也及其誅也周公豈能無過然周公終不以兄弟之私情而屈天下之公義以王命正典刑是所謂改故曰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以此而已萬物無乎不備之處仁在其中反身而誠無一物之非我不待外求而已得矣何樂如之然既知有是則必體之然後於仁不遠强恕而行則物我一矣所以體此道也不然踐履不到終不近矣嘗家虛己下問謹具所見以聞有未是處疏示幸

甚

與李叔易學士別紙

嚮者伏承令兄右丞立非常之功膺不次之用朝廷得人海内同慶況門下士如不肖者最蒙異顧其喜可知又況手足之愛如公昆弟道同心契共以天下為憂者一旦得志有為乃出於平時磨切薰習之餘雖賢者經綸固自有素而一時應變議論不必踰閾而已定茲其為樂豈若世俗富貴之情哉欽歎無已輒以為賀淵於

右丞誠不敢自外然不果奉啓稱慶者以昔時嘗以故人諸孫與賓客之列今為犇走之吏勢分懸絶或幾於借易且嫌諂上也又無以見其欣躍之誠故敢私布尺牘於下執事伏幸深察

與季深别紙

朝廷設官以臺諫為名使之於天下事無所不得言也若不能言或言之不當便當改命何至取布衣應詔之言一二行之豈臺諫無人耶其亦言之不足采耶自古

朝廷必有主議之臣是非可否取決焉然後事出於一而上下有所依附如此人不易得者今為誰耶漢之勃報功可也識慮則劣唐之琯用譽可也應變則拙功有難易譽有虛實是又不可不審也

與胡幾仲

不審比日履茲初霜動止何似如聞侍奉還豫章已復幾月經涉艱難而能全其身名復遊里閈不失榮寵自古所難得者今誰如公父子乎非神相忠義何以至此

敢以為賀所恨拘縶尚稽欵奉臨風可勝拳拳之至淵久在廬山門下聞公議論文章與夫志趣之遠節行之高居常欽服恨未承接亦復因循不果通問唯是區區懷想無已雖人生遇合要自有數無足悅戚然聲氣所同是亦人情之至樂哉今春廬山令預辦睢陽之行時以道阻不果不謂我不即公而公復南來此去豫章不遠似決有晤見之期第未知遲速如何耳望風喜慰無以為喻

與黄用和宗博

昨兩蒙將樂寄到所惠教眷意甚勤足見不棄以所居沙縣僻陋無便其去將樂三驛或將樂有人入淛又不及知故久不果上報踈慢之罪言莫能文祗用愧恐夏間承賜對改秩繼有除命歡喜之甚亦未暇慶問不審尚蒙照恕否冬深寒甚比日起居如何生事有叙閒居足以自逸計不以遠闕為病第聖主寤寐忠賢行即召擢不容退處耳衰老跧伏田廬智力俱困不復有他念

惟冀朋友道行為蒼生之福擊壤歌謳時得一快也

壬子之秋幸獲邂逅畧款晤語繼承遽歸不得面别至

今不足竄逐之迹自還閩中連年禍患不可殫叙想已

知之去歲例蒙朝廷湔洗續除樞屬已過所望緣貧甚

非就禄無以餬口而編脩闕遠不敢守株遂乞嶽祠得

之方以自幸忽丞相以幕官見處素荷知察不免單騎

一來本不為久計倏經三時尚此竊食碎累懸隔情何

以堪次第春初乃獲從所請也丞相在江西未及一年

百事就緒又天與豐穰民情欣悅所深慮者唯兵不足耳然王師所向克捷敵人遠遁南昌近裏又似不足憂也恐公欲知此中委曲故輒及之

龜山先生云亡失所依仰過朞祥又半年矣觸境悲痛不可為言昨朱丈言於朝廷遂蒙宣索三經義辨既進御乆之却付秘府收藏正論未明學者頗以為疑未知他日更有施行否此書行不行繫道之存亡故欲及今傳授以幸天下若曰為解釋文義與王氏爭當否而已

失其本意矣頃嘗作書與臨安諸公反覆論此自愧言輕近得德久來音謂獨嘗與吾友論之他人或不知也不審亦以僕之所言為然否無由請教臨風但增悵仰

答曹公訓

所論故者以利為本竊恐未然孟子一部書始末只是分別義利所以與諸子不同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耳利既無取則故非性明矣而天下之言性者唯故而已豈其然哉雖然故出於自然亦可以言性所惡於故者

為其本於利也亦何惡於智乎葢故非不善也其害在利智非不善也其失在鑿而已不然作歴者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故亦可貴矣莊周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然聖人未甞廢人也又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然聖人未甞棄智也人在所不廢智在所不棄則故之為用豈可無哉要在不以利為本而已耳尚或有疑更望疏示

答范益謙郎中

側聞休譽爲日滋久每恨道路參差不獲承接唯劇瞻仰中間嘗辱誨問詞意良勤所宜即報而所居僻遠因循多事無便可乘遂成怠慢不審果蒙賜察否即日天氣清肅伏惟進道不已如川方至視世間幻妄去來無足以動心者從容無爲福履自集尚遠晤言臨風傾渴意不能悉

昨蒙示書與居仁舍人誨帖同至極知雅意之勤以公之賢士大夫推重之多雖微居仁其有不聞者乎但前

後過予之詞有淵所不敢承者又推原道學所自謂淵親傳師說獨紹正宗尤爲難當久不具報者雖出於因循其實不知所以答也皇恐皇恐淵爲兒時已知誦先給事所著唐鑑後既冠稍通文義朝夕玩味常恨不見其人又五六年始見龜山因得出其門下龜山蓋學於伊洛而得其傳者嘗以唐鑑所論質之乃知先給事所得實與伊洛之學無異轍也信守前聞不覺已老猶欲訪其子孫所嘗親薰而炙之者庶幾有所考證幸先侍

讀有子如公未棄衰朽可以扣請今反以下詢無乃過聽乎聊布真誠以謝不敏

來教以先生見稱先生葢弟子謂其師之詞或齒德俱尊然後可以稱之不然無實之毀隨之矣今猥及不肖何耶師道不行久矣昔韓退之文章妙天下嘗作師說因抗顏為師謗誚交至身不得寧退之於此名宜若無歉人猶不以是予之况餘人乎萬一他日又有以見教幸去此二字使無愧懼焉受賜尤厚也所諭止為此事

而已足見雅意若曰此事不可無師以四海之廣亦有可以當此名者益謙更博求之或不廢朋友資以為切磋琢磨之益淵雖非直諒多聞者俾挾策以從公後不敢辭也病中語言無擇幸併容恕

與吕居仁舍人

桐江拜别忽已五年庚申之夏歸自臨安舟過蘭溪聞大旆已離郡城當趨衢梁喜有承接之幸比至其處徧問所寓莫有得之者或云道中留滯益留兩日以俟而

來耗寂然遂怏怏而南固知後會難必然不謂至今尚
爾隔闊也瞻仰之情無日不然中間嘗辱誨帖又於子
猷書中每蒙垂問絶知眷予之勤感戴無喻緣所居僻
遠無便致書但深愧怍不審果能寛恕否即日秋氣清
爽伏惟啟處增勝百福順集益祈調護即膺休寵下情
豈勝虔祝
令歲緣避寇居山寺中凡數月坐卧卑濕之地遂得足
疾入夏增劇既歸鄉里痢疫大作全家沓病兒輩婢僕

中有喪亡者老懐大不能堪幾至斃踣頼秋氣日清積熱稍退雖未灑然無事可冀不死以是人事廢絶故於左右亦復無暇奉問此來祠官已滿任食貧累重不能無慮不免再申前請因得附此病中草草幸賜察也范益謙嘗聞其名未識其面有書見遺甚勤昨嘗煩左右指揮送示逮今方獲馳報淵晚學一無所得蒙公吹噓之過或者慕龜山而不可見往往欲置之朋友之間此意何敢承也好善之與遂至於此後有問不肖者顧公

姑道其實而已使問者不至妄聽亦空疎之幸也淵不勝至懇

與范致聞安撫

伏審就閒仙里安居有暇遂以餘力營創甲第雕甍畫棟煇煥演山之下至於池臺園囿尤劇觀美雖復經年不蒙誨問而謦欬指呼之音常聞百里之外以此頗知朝暮動靜之詳所以慰釋寒陋勝於翰墨日至也幸甚幸甚然近者朝廷方偃兵息民而文事薦興百度脩舉

正須宏才賛助中興如公已試見效自不當久在外也蔺絲之計唯老者為宜正恨無力耳聊復及之以發一笑

與黄運使

比至衢遣回建卒曽具問想已達尊聽季夏酷熱伏惟臺候萬福少慰輙浼閫嚴日休察判薦章尚少職司一員已蒙鄭使憐其垂成許為發奏而長者嘗有特與催趣之喻伏計哀憫孤寒必能宛轉成就之也大熱賔客

叢中作此數字復遵一紙之約伏乞照亮自餘益願為
國保重

與十弟

朝宗弟得書審所履之佳為慰知向來曾患傷寒久之
方得汗今雖無事要是中年人血氣日耗更宜調攝也
齋會今年科場恐聚散無常如何五八郎果是長進皆
吾弟教道之功其父氣義過人其母孝愛無比必須有
後造物不吾欺也明年省試當在行朝免解者及今便

可下手作省課期必於取年漸高不可因循若只睹采是先服輸矣至蠋至蠋王程之學是者用之未暇趨時此固是也自古及今唯有一是若真得其是雖孔孟何加第恐人各是其所是則有以非為是者矣以非為是豈人之情哉違道以徇私或者未悟耳今其言曰據已所見無乃於道灼然無疑乎不然以非為是恐未免也要須叅之孔孟然孔孟豈易知者耶諫省始論程氏之徒有詔行下及再有人辯明又復頒示天下所主者果

誰耶而學者便以王程並論失其旨矣王氏自熙豐以來發明六經固甞以孔孟自任然六十餘年間瀆貨害民開邊生事壞已成之良法啟欺蔽之幸門遂使敵人侵擾二聖播越生民塗炭中國失守蓋自古禍亂未有如此之酷者誰實兆之今其書具在可驗也若此而猶可以為是乎維世無孔孟吾恐不免於聖代之誅矣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子欲於此擇其是亦陋矣無由面言信筆畧及之自餘加愛不一

答汪端中

沈倩幸與交遊之末因之獲聞緒論又覩近文足見學業之富自此充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而撫奄之詞乃復下逮不肖果何取耶惟公家有哲匠文字之妙冠絶古今四海願以為模範思欲親炙之而不可得公將求天下之師其有過於此乎而與善無厭更欲借聽於聾雖蒙泛愛未敢聞命也臨書恐懼言不能載

昨蒙朝廷過聽寘之諫省百無所成竟以罪去至今羞

見朋友乃辱贊譽亦何敢承此職乃叔祖了齋平生履歷之地所以名傳萬世其基於此而不肖之孫幸承其後已是未厭衆論而怯懦無補自取廢黜實爲門戶之辱不謂重言更賜推許反覆來諭但增駭懼耳何由共談少謝不敏

與將樂王宰

少意恃公不鄙輒以浼聞清流簿蕭子莊乃不肖所畏之友其學問操履人所共服不待言也不幸遽亡家貧

累衆幾不能全櫬以歸幸潘宰以同官之故稍加賻恤已於初四日發離計程當已至仙邑恐有所幹如買舟僱脚之類幸賜指揮也偶左右未行問其孤經由治下葢非常之遇若蒙憐憫存歿受賜不敢忘矣

陳致虛秀才與其弟宗虞識之否才學可觀而謹畏自守鄉里所推若數至函丈願有以教督之以成就其資質也

與鄭彥繼

到家百故毛起況味可知近者賓客少息冬事有間始圖覯書而吾故人雅意不期而同者又在數驛之外末由合并此情可想而知矣中間聞嘗一至臨安果何為耶又知今歲秋試頗如意考官雖不果取往往道公文字議論之美茲亦可以言命矣得失毫末計應手掃除不復留胸臆也諸令似知讀書益精深可喜可喜窮達不足道要當使家學有傳乃佳耳尹彥明辭新命甚堅近已到建康不知終如何辭劉極可人意比得明仲書

以謂此公真洛門後出龍象信不誣矣康侯數得書近專人方回春秋傳博辨精微著書如此故可傳遠耳淵已老餘無所待亦欲粗畢平生綴實尚未得間也伏紙言不能盡

與李外甥

五八甥得書知孝履支持為慰所寄詩賦大段長進可喜可喜尊君平生辛苦晚得一第未酬雅志流落殊方衆所嘆息賢母歴盡艱險未得汝力遽然長逝每一念

至痛割何窮今汝盡變幼習刻苦讀書心識開明果易啟發自此充之何所不至更須不舍晝夜復振門户非惟汝所當然亦所以廸前人之光塞外家之責也書齋若散了可且歸屋下自看文字勿外遊也至囑

答蕭茂德別紙 建功

了齋嘗言侯孝恭善奕棊天性本高無待於學初來京師為孫侁李伯祥饒三路葢一二年不復進客食貧困憤而從劉仲甫為携棊具遍詣諸公貴家教奕以此為

餬口計有從學者以饒九路為始如是一年教成孝恭常傍睨亦不介意一日仲甫謂曰汝可與孫李敵手矣孝恭自以不及俄而孫李俱至仲甫令爭先賭勝二人初不服已而不得已從之皆為孝恭所敗既去仲甫問汝知所以進耶曰不知也仲甫曰汝之弈非學成者性之所得本高初不知九著以下之著故為此等用是取勝其所以敗過猶不及也自汝從余教人則知此矣故二人無所施其巧孝恭乃大悟夫趣識本高則不屑為

其卑者此學者之大病也故善學者無所不學若在朝廷而不知田野之事通經術而以史籍爲不足觀謂道足以揆事而世務有所不通謂理足以御變而人情有所不察內外不合天人殊致此王氏所以失也自以爲高而人人得以欺之豈非不習低著爲人所敗之類耶嘗以了齋之言有味故書之策云

與李子家簡

雨涼伏惟侍奉萬福連日不見丞相欲有所言未得昨

日辛見公又以人衆不果請間殊極悵惘近使司差屬官相驗和買絹初令抽摘點檢既又有指揮揀稱至今未了屬官承命固不敢滅裂近又聞俟稱盤量有輕短者貼錢納官不知果否和買絹官錢極少而未嘗支今民間輸官每買一疋用錢六七貫足其他裹費又不在是已輸在官如不堪上供則罪在稱揀之人若令納者貼錢雖云絶攬家之弊此錢入官如何收支徒失寛恤之名重獲苛細之譏此甚不可也昨任州縣官常主兹

事每自揀擇但取無糊藥者至其輕一二兩短一二尺者初不問也葢上供交納處只見大槩衣賜若無糊藥人爭取之何暇計少許輕短耶今應近降指揮合差官點檢固不可已亦須得通曉事體粗知人户輸納之艱者斟酌舊例僅勝常歲即無退駁庶幾官物易足不然姦獘百出雖欲多方關防未易革也訪聞未點檢前一縣之一日百數十疋近者鞭笞催趣不過三五疋而已萬一失此一時致令輸官遲細將來大數不足奈何奈

何顧罷貼錢之議及禁無絹納錢之說斷自今日以後官吏不得容情收接惡物犯者罪之若前此已納在官者勿問可也仍須受納官先申一日交絹之數報點檢次日早入稱盤入庫不中者退之物寡而易見令簡而必行當亦不至大段不堪上供也不審可以以此上聞丞相否不敢頻造書館縷縷幸察看畢勿出尤荷容恕也

與鄭致遠知縣

昨日到興國遣人往郡中投牒遂留連抵晚佳節恐不費燕賞不欲因出造詣積雨作凉秋風益可喜伏計客去心閒撥煩劇日有餘暇可以從容承誨然老人踵門又恐煩公倒屣相迎不能不妨卧治雖復懷仰之深亦以自抆坐想遺外形骸之真傲倪古今之論時一悵然謹專人問起居一二日或得馳謁他俟面言

與顔峈縣丞

邑有丞例以嫌不可否事令唯無助遂致庶政不理累

年於兹矣方公之来以百里為已任令丞洞然無間吏不敢肆放其閭積獘頓革上下莫不安之而上司遽爾奪去何不思之甚也昨日方聞如此為之嘆息不已區區豈止為一廛之託而已耶萬一若公不厭此民或可辭免使儌里終受其惠豈勝幸甚衰疾無由晤見莫究曲折併俟照察

與孫次卿學士

不見顔色之日久矣實願少親談麈居無事時不敢坐

屈長者及高車過門又緣偶有出入不得伺候先驅得罪何言然自秋至今凡四辱寵訪三以致齋一以卧病斯亦可以相亮矣而愧畏懷想之思終恐踈慢上忤實德故輒道其區區不敢更望推恕也

與鄧德裕删定

伏承先承事優被贈典舉焚告之禮此乃世德所招人子至榮鄉閭踈闊之事義當奔走墓下執遵致勤少申平生慕望之意因與邦人共慶盛舉况辱寵召其何以

辭偶緣抱病不克如所欲但深悚歎更冀孚察不以為罪幸甚

鄧家回定書

河潤所需幸竊里閭之好絲緡下逮敢辭門閥之卑承命雖榮負慚為甚恭惟令嗣秘省簪紳著姓蘭玉克承久欽三復之稱宜獲五長之助屬然殘息豈謂好逑但憑鳴鳳之占庶答采蘋之貺

潤叟入聘書

須緣聲氣之同獲講婚姻之重卜筮既無其咎男女亦
欲及時問禮所宜已失桃華之方盛請期斯緩庶幾梅
實之猶存謹布微誠恭竢嘉命有少聘幣具如别牋

為族姪求婚書

葑非不棄幸嘗附於高門聲氣所同將復脩於舊好過
恃朱陳之契輒忘齊鄭之嫌仰締華姻俯慚非敵舍弟
某箕裘肄業簪紱承家已及成人尚虛中饋伏承令女
第二小娘子懿德夙親於保傅善聲久溢於庭闈坦腹

東牀愧辱擇人之鑒采蘋南澗願資承祖之能謹致薄儀冀聞嘉命

代回胡給事下定書

執鞭慕義方愧難攀委幣問名乃蒙譙子豈以葑菲之獲采荩緣臭味之或同誨諭甚勤寒微滋懼恭惟令嗣承務芝蘭挺秀圭璧效珍共推三復之賢宜獲五長之助眷求箕帚俯及衡茅敢自棄於高門庶遠儌於餘福

代沈家下定書

依庇深仁正賴葭莩之契脩盟舊好更資河潤之餘益愧寒門復攀高援恭承令姪女言容有教禮法是循而某任庠粗知師友之源幸無子弟之過敢恃朱陳通婚之舊輙忘齊鄭非偶之嫌恭惟菲儀冀聞嘉命

謝鄧氏問姪女婚書

恭承嘉命申喻雅懷問名不棄於衰門合姓益敦於曩契無從遜避但切兢慚伏承令孫秀才賦性甚明好學不倦當盛年而求匹豈賤息所能當庶憑鳴鳳之占

少答采葑之貺

聖節致語口號 代人

上帝重休申錫無疆之歷真人誕降自膺有永之年稽流烏受命之符實繞電發祥之日人神有慶夷夏交歡均燕樂以示慈釐遹遐而蒙福恭惟皇帝陛下天臨四海子育羣生日月照而四時行無遠弗届風雨從而萬物覩聞德皆來當重十之慶辰撫當千之景運洞庭九奏春回儀鳳之音嵩岳三呼雷震後天之祝但某等叨

居樂部幸遇昌期遥望闕廷敢奏口號

默堂集卷十九